

大道

人文大家
融媒报道

1999年,《科幻世界》杂志第七期发表了《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一文,“押中”当年全国高考语文作文题。也是这一年,在大山深处默默写作的工程师刘慈欣,在《科幻世界》上发表了第一篇科幻短篇小说《鲸歌》。

1985年,刘慈欣从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现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水电工程系毕业后,进入娘子关电厂担任计算机工程师。该发电厂位于太行山脚下,背靠峰峦,襟山带水。身处僻静之地,想象力成为“翅膀”,带着他在科幻的天空越飞越高。1999年至2008年,刘慈欣连续8年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小说《三体》的前两部《流浪地球》都是其在电厂工作期间的作品。

4月25日,山西大同,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大道——人文大家融媒报道”采访团对话刘慈欣,听他讲述宇宙的宏伟和神奇。

“说好的星辰大海,你却带给我社交软件”

出生于1963年的刘慈欣,曾感慨自己这一代人目睹和经历了世界变化之大,是罕见的,并且这种变化还在加速发生。这给科幻小说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与此同时,又因为变化太大、太快,很多原本是科幻的事物已经或者正变成现实,让他感到创作上的急迫和危机感。“我只有把想象力推向更遥远的时空中。作为科幻作家,我的责任和使命就是,在世界变得平淡无奇前,把它们写出来。”

有人曾对科幻下过这样的定义:“科幻是描写变化的文学。”科幻的内容和表现方式也处在变动中。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比起关注真实的天空探索,人们似乎更倾向于在VR中虚拟体验太空。人们已习惯低头却不再习惯仰望星空。这样的现实也反映在科幻小说中——更多集中于赛博朋克、虚拟空间的题材上。科幻小说的想象正与科幻文学巨匠阿瑟·克拉克对太空广袤而瑰丽的想象渐行渐远。刘慈欣对这种变化深表遗憾。2018年,他曾在“克拉克想象力贡献社会奖”的领奖台上提到这个问题,当时还幽默地引用了一句话:“说好的星辰大海,你却带给我社交软件。”

在科幻美学养成之路上,阿瑟·克拉克的“宇宙恢宏的审美范式”对刘慈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期,阿瑟·克拉克的作品《2001:太空漫游》和《与拉玛相会》被引进中国出版。正是这两部作品,让刘慈欣感到自己的想象力“第一次被激活”,“感觉自己就像涓涓细流终于投入了大海的怀抱。”

刘慈欣回忆说,读完《2001:太空漫游》的那夜,他“不禁走出家门,抬头仰望天上的繁星。从那个晚上开始,我眼中的星空变得与过去全然不同了。我平生第一次对宇宙的宏大与神秘产生了敬畏感……”

刘慈欣相信,从长远的时间轴来看,无论地球上的人类世界如何繁荣,但对星空缺乏想象兴趣的世界,将是暗淡的。哪怕梦幻的科幻事物都已变成平淡无奇的现实。“宇宙是我们的想象力也无法终其边界的广袤存在,距离我们最新的恒星依然遥不可及,浩瀚的星空仍然能承载我们无穷的想象力。我相信,无垠的太空仍然是人类想象力最好的去处和归宿。我一直在描写宇宙的宏伟和神奇,描写星际探险,描写遥远世界的生命和文明,这让我在现在的科幻作家中,或许显得跟不上时代,或者显得幼稚。”

人物名片

刘慈欣

• 1963年6月出生于北京,祖籍河南,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曾连续8年获得中国科幻文学最高奖“银河奖”。

• 其小说《三体》获第73届世界科幻文学最高奖“雨果奖”。他被公认为中国科幻文学“里程碑式人物”,业界赞誉他“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提升至世界高度”。

• 2025年2月,在山西省作协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刘慈欣连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

科幻作家

刘慈欣

平淡无奇前 在世界变得

把它们写出来



刘慈欣 陈光旭 摄

“我渴望弄明白,宇宙运行的最深命令是什么”

“假如宇宙是一个答案,那么问题是什么?”在一次阅读中,刘慈欣曾被这句话深深触动。

“其实我一直追问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很遥远的时间和空间里的奥秘是什么?我最渴望弄明白的是:宇宙运行的最深命令是什么?”或许有人认为这些思索无甚意义,甚至觉得很可笑,但刘慈欣坦言,这样的问题一如磁石般吸引着他,“也可以说是缠绕着我,让我无法自拔。虽然我知道我很渺小,不自量力。”

也正是这份对宇宙奥秘的深层关切,刘慈欣有一个“永生”的渴望:“我很想知道我写的小说里的未来,在现实中到底将是什么样子。我对未来充满好奇,未来有很多可能性,仅仅想象一下就令人激动。如果给我永远活着的机会,我愿意去做很多尝试,比如乘坐一艘接近光速的飞船,比如冬眠。总

之,我愿意付出很大代价。”

2000年的科幻笔会上,科幻作家杨平曾说,从刘慈欣的小说中感觉到强烈的“回乡情结”。当时刘慈欣不以为然,认为回乡情结是最不可能在自己的科幻小说中出现的。2009年3月,小说《流浪地球》在发表10年后,入选了《科幻世界》30周年特别纪念刊。刘慈欣为此写了一篇文章作为前言。此时他正要离开工作24年的发电厂,分外感慨,“我在这里度过了毕业之后的青春时光,写出了自己迄今为止的所有科幻小说,但要走了竟没什么留恋,在精神上这里不是家园,我不知道哪里是家园。现在看着窗外的群山,不由又想起了杨兄的那句话。其实,自己的科幻之路也就是一条寻找家园的路,回乡情结之所以隐藏在连自己都看不到的深处,是因为我不知道家园在哪里,所以要到的很远的地方去找。”

“让自己激动的写作灵感,遇到的概率越来越低”

《三体》之后,刘慈欣的新作何时出现?这几乎是一个关于刘慈欣的“天问”。事实上他对自己下一部作品的期待,不会比读者少。科幻又被称为点子文学,一个故事一般围绕一个点子(即科幻设定)展开。刘慈欣对点子的新奇又有着超出一般人的渴望。这让他的新作总是处于难产当中。

这次在大同,刘慈欣再次坦承,创作上的瓶颈是自己的常态。比起年轻的时候,现在遇到那种让自己很激动,想要马上写出来的灵感、冲动、想法的机会,越来越少。他说,这就像他曾在茫茫戈壁滩上寻找陨石一样,“遇到的概率很低。”

除了受自身状态所限,刘慈欣坦言AI写作能力的提高也给他带来新的挑战。“前阵子,我把自己的一个构思发给DeepSeek(一款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让它在这个基础上写一篇科幻小说。结果它写出来的小说,确实比我写得好,这让我有很大的失落感:觉得自己写得不够好,进而失去写下去的动力和兴趣。”

纵然如此,刘慈欣并没有完全停止写作。“我知道,灵感不是努力就一定能够获得的东西。我能做到的,只能是尽自己努力,认真勤奋思考,耐心等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文学、创意如此珍贵,也在于此。”

AI在写作上的表现,让刘慈欣感到挑战,但他对AI并不抵触,反而更多的是欣赏。“我对AI的感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我学的是计算机,以前还编程设计过一个

诗词创作软件,所以我对AI一开始不是很在意。但当我逐渐发现,它写的小说竟然比我写得还好时,我内心就产生了很深刻的情感,用‘爱’来形容也不夸张。为什么?因为我想到,由于人脑的生物特性,可能永远也无法猜透,穿破那一层屏障刺透自然的那个终极奥秘。但AI却有可能突破。当然,现在它还做不到。未来的路还很遥远。如果它真的可以突破极限,那么被它取代,我也甘心乐意。”



《三体》

《流浪地球》

出版社供图

本版采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吴德玉

刘慈欣:一直耐心等待灵感降临



刘慈欣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陈光旭 摄

4月25日,雁门关外的文化热土山西大同,见证了在中国文学界两位标志性人物——茅奖得主、小说《尘埃落定》作者阿来与“华语科幻第一人”、小说《三体》作者刘慈欣的重逢。

当天,刘慈欣与阿来、科幻新浪潮代表性作家陈楸帆等人展开了一场跨越文学次元的深度对话。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大道——人文大家融媒报道”采访团现场聆听并在作家们对话之后,专访了刘慈欣。

自《三体》问世至今多年,刘慈欣接受过不计其数的采访,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也多次参与。不管是前些年作为圈内实力派科幻作家,还是后来出圈成为华语科幻扛鼎者,他的态度始终如一:诚恳对待,沉稳平和。

记者:您如何看待科幻的未来?

刘慈欣:这需要分两个领域来看。科幻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未来,我觉得并不明朗。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很多地方,科幻文学都处于衰落的状态。首先我觉得,科幻的神奇感变弱了,因为科幻小说里的东西,很快会变成现实,就会变得很平淡。并且,现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又让文学的命运变得更加不可测。未来很可能出现这种状况:我想看部长篇了,就对AI说,我要什么人物、什么题材、什么风格,然后它可能50秒就给你出一篇。

你看风格不对,让它换一个,等50秒之后又出来一篇。如果我想看一部电影,可能等10分钟,人工智能就制作出一部大片。假如这种时代到来后,还有多少人愿意看书呢?我现在没办法想象。现在写科幻小说,更像是在一艘正在沉没的船上扬帆起航。同时,科幻文化也正在从文字渐渐地转变为影像等多媒介表现。科幻影视发展很快,它一方面可以从科幻文学中寻找故事资源,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原创剧本也在出现。

记者:《三体》之后,虽然您一直没有写出让自己激动的作品。但其实您一直在写,对吗?

刘慈欣:对。我在写,一直在尝试。我还会继续努力尝试下去,耐心等待灵感的降临。虽然努力和耐心不一定能带来突破。

记者:AI在科幻写作领域表现不俗。对于那些刚刚开始科幻创作的年轻作家,该如何应对,或者如何与它们合作?对此您有怎样的建议?

刘慈欣:我不但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反而想向年轻人征询建议。因为我也在同样的困境中。我能想到的一点是,哪怕你能够利用AI工具写作,用得再好,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作者,作为一个发挥想象力去“创造”一个世界的人,我们现在的身份已经完全变了,并且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一个硬核与浪漫共舞的诗人

55年前的一个暖春夜,刘慈欣和全村的大人小孩一起站在池塘边,仰望星空,直到漆黑的天幕中一颗“小星星”缓缓飞过。那是“东方红一号”,1970年4月24日,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一年我7岁。”很多年后,刘慈欣在小说《三体II》英文版后记中写道,“我看着那颗飞行的‘小星星’,心中充满了不可名状的好奇和向往。”

读小学刘慈欣,从父亲藏书中发现儒勒·凡尔纳、乔治·威尔斯等人的科幻小说,由此成为科幻迷。作为理科生,他对纯文学也保持高度热爱。他坦言最喜欢俄罗斯文学,《战争与和平》对他影响很大。托尔斯泰对历史的全景式描述,那种宏大叙事和土地的厚重感,让刘慈欣深深着迷。

一个卓越的作家,作品不光超越类型的界限,本人也必然具备一颗温柔的诗心。只不过他写的不是分行的文字,而是体现在用一种宇宙级别的超越、纯粹的目光。

热爱科幻、写作科幻的人数足够多,为何刘慈欣会成为最受瞩目的那一个?对于这个问题,作家阿来认为和刘慈欣的作品气质有很大关系。“每一种文学,都有自己最高的艺术要求。一流的科幻小说就是要给人希望,给人鼓舞,要展开一个比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更浩渺壮阔的世界。刘慈欣的作品,就是把人类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给予了酣畅淋漓的表达。他的科幻小说,具备了那种勇气、理想的气质,充沛的激情以及浩渺无边的想象,我认为这是他成功的原因。”

这种理想主义的气质,也闪现在刘慈欣的日常生活细节中。比如坐飞机他喜欢坐靠窗的位置,因为觉得这样可以离天空更近,也有利于体验离地飞行的感觉。他喜欢在T恤外穿一件格子衬衫,配上宽松的牛仔长裤。几乎没有发福迹象的瘦长身材,据说源于在健身房里默默“举铁”——为了他期待中的太空旅行保持体能。

对话

手记